

好 吃 到 吮 指 的 豬 肋 排

要不是帶了個本地人一起去和餐廳經理「交涉」，差點就沒吃到每次回到維也納都必來一次的Ribs of Vienna。

在維也納市中心第一區的Weihburggasse上有一間一開門就很快滿座的豬肋排餐廳Ribs of Vienna。雖然這已成了一家「遊客餐廳」，且有八成客人都是亞洲面孔，但豬肋排和馬鈴薯濃湯還是保持着物價廉的高水準。其實當地人並非不喜歡這裏的食物，只是不喜歡排隊罷了。

因為此行之時中國遊客尚未回歸歐洲旅遊市場，主觀地認為不會有那麼多遊客，便放鬆了「警惕」沒有預定，結果踏入即被告知「滿座，起碼要等兩個小時」。

Spare rib（豬肋排）是肩胛部位的排骨，是五花肉的最後一層和肋骨相連的部分。我從未在維也納吃到過「踩雷」的豬肋排，不管是本土餐廳還是美式餐廳出品的豬肋排都很美味且大份。只有價錢上的區別，而這往往也是由餐廳位置決定的。市中心的餐廳一般收費約二十五歐元，其他地區的餐廳也就不到二十歐元。Ribs of Vienna雖然在維也納第一區，但一份一呎長的肋排也要十五歐元，加上薯條和沙拉，兩個女生分享都夠了。

由於是傳統的地窖餐廳，沒有網絡信號，在此用餐有種「與世隔絕」的體驗。該棟建築建成於一九五一年，屋頂和牆上一磚一瓦都保持着四百多年前的樣子。

奧地利餐廳豬肋排的主要烹飪方式為焗烤。把醃製好的豬肋排在烤箱烤熟後取出，刷上醬料再回爐略烤入味就可以上桌了。Ribs of Vienna的醬料豐富，不同的醬汁濃厚，是好吃到吮指的程度。唯一可惜的是量太大，無法一次吃遍各種誘人的口味，是必須要「回頭」的餐廳。

（後疫情時代歐洲遊十二）



維也納的豬肋排。

樂活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

微妙京港樂緣

上周本欄提到北京中央樂團大提琴首席馬育弟辭世，他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傳奇常州少年班的成員，他和不少同學成為國家音樂棟樑，除了在樂團貢獻幾十年，更是桃李滿門，遠在香江都感其恩澤。

去年十二月離世的低音大提琴大師邵根寶同樣是少年班成員、中央樂團創團聲部首席，也是極少數過渡中國交響樂團的元老。筆者在京走訪超過一百多位老樂隊成員當中，邵老師留下印象極深，說話溫文爾雅，敬業樂業，晚年白髮蒼蒼還提着琴弓拉大



琴，在舞台站立演出幾個小時，永遠微笑幹活（見附圖）。

記得有一次閒談，邵老說他有一位女學生在香港工作：「她是一位西安姑娘，非常用功，是一塊好的料，請你關照關照。」回港後，果然發現當時

貴為香港小交響樂團低音大提琴首席的馮榕。後來她轉到香港管弦樂團工

作至今。

去年底噩耗傳至，筆者聽完港樂音樂會，在地鐵碰上馮榕。告知消息後，大家都靜默了一下。後來她以短訊分享她的回憶：「記得一九九五年暑假，我坐長途火車去北京找邵老師上課，當時老師剛從中央樂團結束排練，

他看完我拉琴，給我示範，在將近一米多長的指板上，他的手指跑得飛快，我驚呆了，原來可以拉成這樣！之後高中的每個暑假六個星期，我都去北京找邵老師上課，他教我大

量的練習曲和曲目，還開玩笑說，我就要像北京填鴨一樣去教你！從此我學琴的進度就走上了快速通道。」

現屆香港藝術節，下周一在大館的古董鋼琴示範獨奏會，由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教授盛原擔綱演出。盛教授的父親盛明亮也是老中央樂團小提琴成員，同時是馬、邵老師在常州的老同學。微妙京港樂緣，延續不息。



樂問集 周光蓁

逢周一見報

失敗者的故事

最近幾個月，一直都追看網上一位很有趣的視頻製作者，他視頻的內容是分享網友們真實的創業失敗案例。你沒有看錯，不是成功案例，是創業失敗案例。

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」這是托爾斯泰名著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的開頭。我要說，創業成功的故事千篇一律，創業失敗的故事「墨菲定律」——凡是可能出錯的地方，必定有人出錯。我們似乎在各種媒體上看到的創業成功者太多了，多到我們忽視了其中的倖存者偏差，留下了「創業很容易」的錯覺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就需要多看看創業失敗的案例，一來給自己澎湃的熱情降溫，二來看看前車之鑒，避免自己重蹈覆轍。

創業之路上，真的有太多坑了。每一個創業失敗的故事，都有一個類似的躊躇滿志的開頭：「覺得自己這次肯定要發財了」，但之後的發展很快就開始

「百花齊放」了：有的和合夥人發生矛盾，有的被同行打壓欺騙，有的發現原料漲價，有的發現原來有高昂的隱藏成本，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，總而言之就是笑中帶淚的「不似預期」。雖然我明白，每一個故事虧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銀，每一個失敗案例背後都是一個流淚的靈魂，但很多時候，這些創業失敗的案例真的很好笑，雖然知道不太厚道，但還是會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想來，這樣的視頻也值得讓更多人看到。鼓勵創業，不應該只讓人看到那些創業成功者的笑容，如此這般分享創業失敗經驗的視頻，其實在客觀上也能起到科普的作用，讓有意創業的人能夠避開一些隱藏的雷區，提高創業的成功率。

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《三體》隨想

電視劇《三體》完美收官，我們一家三口一集不落地追完，這在「家史」上是第一次，尤其是女兒和我們的看劇口味竟達成一致，實屬難得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我們三個都讀過《三體》原著，並且都為小說非凡的想像力和宏大的敘事架構所傾倒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原著黨」。

作為一部科幻小說，《三體》具有剛柔相濟的特色。作品的魅力首先來自於扎實的科幻底子，書中那些讓人不明覺厲的物理思辨和宇宙想像，帶給人極致的燒腦體驗，這是其

「剛」的一面；小說吸引人的地方還有關於文明獨闢蹊徑的思考，大至宇宙倫理，中至時代動盪，小至家庭親情，都得到關照和呈現，人性中的複雜和矛盾更是被多維展現，這構成了作品「柔」的一面。拍成電視劇後，剛柔兩面沒有偏廢，故事中的懸疑內容還得到戲劇化的表現，有效沖淡了劇中大量物理知識可能帶來的枯燥感。這些大概都是電視劇《三體》征服「原著黨」的原因。

我曾刷到一條《三體》的拍攝花絮。一位主創說，他們在拍攝過程中

努力去「匹配」小說原著。在我看來，影視創作有這樣的意識尤其值得點讚，或許這是該劇成功的另一個原因。劇本劇本，一劇之本。劇本品質直接決定着影視劇的成敗。《三體》以及此前熱播的《人世間》，都證明了這一點。文學是藝術的母體，對於以敘事見長的影視藝術而言，更是如此。精彩的小說為影視創作提供了好故事，但它的價值不僅於提供一個好故事，更在於提供一種源於人文積澱的質感。

這些年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文學作

品，但把它們成功轉化到熒幕上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寫得好卻拍得爛的情況並不少見。《三體》提醒我們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年代重審文學和影視之間的關係，找到更多有效的技術和方法，為影視創作注入更多優質的文學性，增強其撥動人心的力量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自我認識

被譽為「現代管理學之父」的彼得·杜拉克（Peter Drucker）著有經典作《21世紀的管理挑戰》，書中收錄了一篇他曾經刊登在《哈佛商業評論》而被廣泛引用的文章《自我管理》。

在文中，杜拉克以一系列自問自答的問題，引導我們找到自我的最佳位置，而第一條問題是：我的長處是什麼？

杜拉克引用了一個自十四世紀便存在的方法，名為「回饋分析」（feedback analysis），意思是「當你做出重大決策或行動時，記下你預

期會發生的情況，等九到十二個月後，再把實際結果與你原先的預測相比對」。

當我們以回饋分析比較事件的預期與結果，便會慢慢自我認識，了解自己高估了哪一個長處，或看輕了哪一個缺點。認識自己的真正能力，是邁向進步與行動的第一步。杜拉克認為，只要花上兩三年時間，持之以恆地進行回饋分析，你便會知道「你最應該去做的要事」，以及「哪些領域你毫無天分，根本做不來」。

在此，你應該努力強化自己的長處，找出自己尚未達到完美的原因，

並提防犯上「知識的傲慢」而忘了時刻學習。另一方面，你亦應該放棄浪費心力於自己沒有天分的領域，因為時間與精力應該放在可以更有效進步的地方。

另一條杜拉克提出的問題是：我是閱讀者或聆聽者？

所謂閱讀者，就是懂得好好演繹預先安排的稿子和內容的人，而聆聽者，即善於自由地跟與會者交談溝通，並作出適當回應與互動的人。無論是閱讀者或聆聽者，皆可以成為傑出領導，問題在於閱讀者不可以用聆聽者的技巧發言，而聆聽者亦不應該

以閱讀者的方法講話。

杜拉克以歷代美國總統為例，指出：閱讀者總統，如肯尼迪會以厲害的演辭感動民眾，甚少即場與記者鬥嘴；聆聽者總統，如杜魯門則善於與大眾互動來闡明理念、爭取支持；而當聆聽者總統嘗試以閱讀者的方法來演說，便會造成災難，約翰遜便是一例。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寵物兔子

白兔外表溫馴可愛，令人愛不釋手，尤其受到小孩子喜愛。然而，根據動物專家所言，養育白兔的心機和方法殊不簡單。白兔的食糧甚為講究，即使是青菜和紅蘿蔔，亦要特別處理，太多食物會令白兔腸胃不適。白兔雖然可愛，但不如小狗般能夠學會接受指令，在家飼養需要放在籠子，不然到處碰撞亦會危險。兔子若住在鐵籠，更須小心保養，否則鐵線容易令兔子受傷，更甚賠掉性命。

春節期間最常聽到有關兔子的新聞，就是愛護動物人士宣傳不應隨便

將兔子棄養。因為兔子的繁殖率甚高，每胎能產七八隻小兔子。人們不論自行購買，抑或獲友人轉贈，接收養育都是簡單程序，可是遇到兔子生病，不少人就會隨即棄置，或是將之流放街頭，更甚是放在郊外不顧。究其原因，人們只愛兔子可愛的外表，兔子不像小狗般易懂人性，因而不能與主人建立深層次的感情關係。有些人只視兔子為玩具，有別於具靈性的寵物。

這令我想起很多年前，香港曾有一種手提玩具名為「他媽哥池」，即

是電子寵物，在一個袖珍的儀器，主人可以選擇養育不同動物，餵食飼料，叫醒陪睡，就像與一隻真實的寵物一起生活。然而，主人倘有不悅，就可以隨意「殺掉」寵物，然後轉換另一隻再行飼養。希望今年的兔子不會輕易成為「他媽哥池」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荷蘭裔心理學家Batja Mesquita某次在家請客。臨別時美國客人對她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謝，她卻以為他們不喜歡她，因為在荷蘭文化中關係親近的人不會如此客套。相互間有話直說，不說客氣話才是她心目中的友人相處之道。她的美國丈夫早上給她端來一杯咖啡並指望她說謝謝，她也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在她看來鄰居才用得着那麼禮貌。

西方心理學家認為，無論文化背景如何，人人都有快樂、憤怒、恐懼、憂傷、嫉妒等基本的內在情感，這些都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。Mesquita的跨文化研究卻發現，感情不都具備普遍性，也未必代表人的內在本質。世界二千五百種語言中，只有「愉快」一詞普遍存在。

感情受到文化制約。美國家長覺得讚美孩子，增強他們的自信重要，有的文化卻覺得教導孩子懂得羞恥，安守本分更重要。美國人強調獨立自主，張揚個性。有的文化卻主張團結一致，集體至上。比如荷蘭文化就重視謙虛謹慎，和他人保持同步。行為也能影響感情。美國人相信生氣時通過摔打傢俱解恨是釋放負面情緒的正確做法。亞裔則提倡「制怒」，控制自己不發脾氣，結果他們的心率、血壓也隨之降低，真的不那麼生氣了。Mesquita覺得發洩怒氣治標不治本，並沒有改變激怒自己的外在因素，自我調適有助於個人適應環境，完成任務。

Mesquita的學說是否有理，自是見仁見智。不過這位心理學家有一點說對了：對移民來說，融入他國文化最難的一步往往是情感認同。為什麼人咒罵或求愛時多半用母語？因為母語才能喚醒最原始的文化記憶，表達最深刻的感情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網」友

打了二十年網球，結交了一眾「網」友。從他們身上，我一點一滴地領悟到這項運動的內涵，令我發自內心地感激。

最初習球，純屬偶然。當時我工作的地點在距離市區六十多公里的海邊，一個封閉管理的電廠，改革開放初期由法國人馳援修建。與電廠一併移交的，是十幾塊漂亮的網球場。某個冬日傍晚，我於場邊駐足，被一同事無意間發現。得知我是「小白」，竟主動教我入門。整個冬天，任濕冷的海風勁吹、我經常把球打飛，他不厭其煩。對牆擊球、場地對拉，半年後，他工作易動，我剛剛入門。臨別時，他說，過日子和打球一樣，需要耐心，「多一份耐心，多一份快樂」。起初我理解不深。當我如今也教人打球，愈發覺得這份耐心是對生活的一份善意——教人親近網球、在運動中健康積極生活，既是在耕耘，也是在收穫，看着新手入門、自己的球技和脾氣也被打磨得更加圓潤，沒有耐心的確難有此體驗。

四年前搬家到馬灣島，有幸加入

小島網球隊。隊長濤哥是一個低調務實又特別暖心的人。他將球隊的訓練組織得井井有條，而且在打球的過程中，球隊裏每個人的習慣、特點、秉性他都會有心地牢記。球隊每周兩次、每次兩個小時的「訓練」，會被他搭配「得契」，大家在「對壘交戰」的過程中，不但好球連連，而且歡聲笑語，氣氛極佳。濤哥告訴我，打網球是運動，也是做人。「球隊裏的人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、生活經歷，也有不同的球路和性情，看到每個人的優勢，搭配得好，才能大家都開心，這需要點耐心，沒什麼訣竅，只能慢慢試、慢慢悟。」

球場內外，皆是人生。在奔跑和忍耐之中，我們累積的是頓悟和智慧，我們付出和收穫的是暖心和善良。



負喧集 趙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